

经济 与 自由

黄 爱 华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以往的自由研究多纠集于伦理学、认识论、政治学等层面,而弱化了自由的经济层面。然而,经济却正是自由的重要因素。根据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经济主义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经济增长的益处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对人们生活中的自由和自由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经济虽非自由的充分条件,但实际上,它却是自由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经济 经济主义 自由

[中图分类号] B02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2)02-0143-06

当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时,他是在指,只有在物质领域中创造出极为发达与富足的生产力,才能到达自由王国。本文试图在这一名言的呵护下,讨论经济与自由的关系问题。鉴于以往的自由研究多侧重于哲学伦理学、认识论、政治学,本文拟从经济与生活层面入手,讨论经济和经济主义、生活自由的概念及经济与自由的一般关系。

一、经济、经济主义、经济增长

《资本论》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pp.8-9)马克思的这一说法使人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不知道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人,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好呢?还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不好?我本人想借这句话表明,在经济发展以及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否值得向往的问题上,存在着极为不同的态度。

“经济”一词有多种含义。本文使用该词,删繁从简,主要指财力、物力与劳力及其发展。在这里,“发展”二字不可无。因为,剥离了发展的经济等于非经济。若是无发展的经济,那么,人类就只能驻留在茹毛饮血的阶段。正如马克思设问的那样:“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2](pp.3-4)此外,当我们说到“经济”一词时,切莫忘记人。经济范畴的本质在于人。经济“以人为本”。任何经济,包括“知识经济”在内,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

经济是人类史上年龄最高的老人,政治制度前后更换,社会新旧接替,而经济继续走自己的路。经济是最原始的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济史包括人类的全部历史。我们的先辈所处的经济阶段,并非自给自足,而是自给不足,他们在荒野丛林中挣扎,险象环生。20 世纪的荒野却处于都市之外,人们总是将其同文明加以对照,孰不知人类文明正是在“荒野经济”中产生。在脱

[收稿日期] 2001-10-10

[作者简介] 黄爱华(1955-),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离了荒野经济的古代世界,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原则。生产是为了使用价值和自给自足。之后,在从自给自足经济,向油珠四溅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冲动力”受到了各种遏制。起先它服从于风俗传统,随之在某种程度上受拘于道德规范,后来又遭到清教徒、禁欲主义的压迫。这类主张曾有效地阻止过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生活的需求仍然顽强地克服种种戒律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人们已经像浮士德与魔鬼订了契约一样,无法抵制物质进步的诱惑而迈入现代社会。

经济,无非是人和物,物和人。这个领域里出现了许多英雄形象,也有魔鬼式人物。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之所以被描述为经济主义,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上,正像不少人所认为的那样,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被提升为首要考虑之事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处于次要地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以前的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

如何看待“经济主义”阶段的作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三阶段论”对此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3〕(p.104)

人们置身于驳杂斑斓的经济主义阶段中。一方面,存在着清贫、节俭、挣扎;另一方面是时装、轿车、奢侈与享受。它们交叉投影于文明景观。这是产前的阵痛,抑或历史的必然?无论怎么看,它就是现实。人们曾陷入犹豫、彷徨、反思的杂糅心态中。但最终经济意识搭准人们的脉搏,长驱直入地进入人们的心理槽模。

我们这一代人,比《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更深切地体会到文中那一关于一百年间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的论断。过去谁曾料想到这点呢?就连斯密心目中的工业典型也只不过像大头针制造厂那样的规模。从目前算来,西方社会只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才成功地把大众的生活水平提升到超越基本温饱的阶段。按照著名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每个经济周期大致等于半个多世纪。但若把这一周期理论运用到18世纪以前,却不具有重大意义。从罗马到18世纪将近2000年时间里,人类生活条件很少得到根本改善。相对而言,经济增长在历史上只是新近的角色。布罗代尔同样著名的“长时段”理论,把百年趋势和康德拉捷夫达周期两种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有关长期经济形势缓慢演进的二重曲。但这种演进明显加速了。

经济增长的事实是有目共睹的。贫困和愚昧可以被消灭的希望,已经从霍拉肖·阿尔杰笔下的童话转变为现实。以“下等阶级”这个名词的最初意义来说,大部分技术工人已经不再属于这个阶级。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是展示财富和生产力的富饶角。“无人售货,顾客自理”的消费方式还象征着独立性。许多商品的实用价值已让位于美观的因素。自然需要的满足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对肥胖的关注超出对饥饿的担心,这对古人来说,是极为怪异的。家庭用于食品的费用比例开始下降,因而,第三产业获得迅猛发展的契机。这就是后工业社会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但是,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经济发展往往产生出一些“外部性影响”,如环境污染问题,这使得连自由放任最得意的鼓吹者也不得不加以注意了。在不少国家里,不支持环保的政治人物等于政治自杀。人们得到教训,经济增长不可太快,否则经济增长将成为反经济增长,正如增长得太少,同样成为反经济增长一样。所以走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为最恰当的选择。另一方面,对经济增

长的代价过于敏感,也会忽略经济增长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益处。经济增长使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它使妇女得到的好处甚至多于男人。经济增长增进了人道主义:人们越来越有能力关心弱势群体。经济增长同各种各样的社会目标联系在一起,如充分就业、消费的持续增长、政治稳定;它有助于解决贫穷、债务、通货膨胀、赤字、污染、犯罪、离婚等问题。当然,经济增长并不是灵丹妙药,甚至不是目的。“纯粹的经济目的是不存在的。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以经济的目的作为他们的活动的最终目标。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而只有作为我们追求其他目标的条件的经济因素。”〔4〕p.85 经济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从最终意义上讲,我们欲求的目的,很少是经济本身。

二、生活自由

至今为止尚不可逆转的趋势表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对待经济生活的态度方面,差异在缩小,共识在增加。经济高度发展和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是值得向往的。刘易斯将这种向往的理由总括为:“增加了人类的自由。”〔5〕p.459 这一论断,为本文转入论述经济与自由的关系提供了链接。

哲学史上存在过各种各样的自由定义。霍布斯认为,自由是指“没有障碍”;斯宾诺莎相信,自由就是完美的理性;莱布尼茨将自由视为思想的自发性;黑格尔主张自由就是承认必然性,如此等等。这些概念的差异,如果放在各自的背景和语境中去理解,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基本上都停留在形而上的领域。

提出一个新的自由定义颇具吸引力,但我不想这样做。据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所谓研究,那就必须从一个旨在抓住概念本质的定义出发,以“科学是什么”、“正义是什么”、“自由是什么”的方式提出和解决问题。试图找到一条确凿无疑的定义上,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论。这种方法有相当大的局限。恩格斯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6〕p.423 特别是像自由、平等之类的问题,采用定义主义的方法,显得极不合宜。因为这些事物在自己的全部历史中,在它们所涉及全部领域中,经常变换着自己的性质,以致无法把它们囿于一隅。只要是“活生生的事物”(列宁语)具有生命力的事物,是没有单一标准的,它总是逃离定义的捕捉。狄德罗论美时说:“美总是躲避着被定义所掌握”。这一看法也适用于“自由”,它不是能够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单一体。“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再把自由看作是某种确定的和终结性的东西,也不应该再把它视为某种可以被把握或一经把握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把自由看作是发展的事物,看作是不断从黑暗中显示出自己面目的事物。”〔7〕p.276 在“活生生的事物”中,时刻暗含着那种要消解任何定义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自由下的定义越精确,反而越可能弄巧成拙,这也是自由定义的一种悖论。

既然像自由之类的事物的价值不在于其定义,因而,我们并不指望靠一个僵硬的、精确的、脱离生活的理论定义来把握自由。相反,我们应当从“活生生”的生活中去把握自由。自由总是一种生活的自由或自由的生活。

自由的共同基础是生活。各种自由最终体现或落实于生活之中。自由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停留在理论范围内的东西,而是体现于实实在在的,平平凡凡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本文的自由概念避开传统哲学中抽象的、脱离实际的“自由意志”的纠缠,它不是指形上的东西,而是指实实在在的生活自由。生活自由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旅游观光、艺术欣赏、强身健美、读书看报、购物消费、娱乐游戏、职业选择、迁徙移居、发表看法、自我实现,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交往”、“打猎捕鱼”、“从事批判”、……这张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因为生活是无限发展着的。自由离开这种生活,便无从体现。遗憾的是,生活自由的概念总是被排斥在学术研究之外。

自由研究不能停留在抽象层面,而脱离世俗生活。关于自由的讨论,永远不可能停留在高远

的理想或精神的价值层面。实际上,自由往往依赖于平凡之事项,而且那些热望保有自由的人士,也必须通过其关注公共生活中的俗世事务以及通过随时努力去理解那些常常被唯心主义者倾向视为一般甚或低级的问题来证明他们对自由的真诚〔8〕p.9)。哈耶克抱怨人们忽视了普通的“做事的自由”。“做事的自由”的重要性,不一定在于它是否显得那么“崇高”。从事平凡的日常事务的自由,亦与思想自由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研究和信仰的自由,言论和讨论的自由,尽管其重要性已为众人所理解,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自由的重要意义只有在新真理被发现的整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才会凸现出来。以牺牲做事的自由的自由的价值为代价,而赞美智识自由的价值,无异视一大厦之顶部为大厦之整体。〔8〕p.39)

生活自由难以用定义来衡量,尽管如此,就其本身而言,“生活自由”具有两层基本含义,即“我有权利”和“我能够”。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由表示一种许可,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由表示一种实际的能力。有没有自由的权利,同有没有运用自由的能力不完全是一回事,但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在存在着经济奴役和经济压迫的社会中,即使有自由的权利,对于无能力运用自由的人,自由又算什么呢?

尽管生活自由体现于人类生活千变万化的范围和种类之中,但生活自由的概念依然可以保留传统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的一般含义。这就是说,从不合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按自己的愿望行动,是自由的不可剥离的因素。简单地讲,“免于强制”和“自主活动”是有价值的生活自由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生活自由的实现和运行,是需要物质基础来作保障的。

三、经济与自由

生活自由的物质基础是经济。但生活自由与经济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易确切地用公式表示出来。经济与自由并非是一种前者必然导致后者的逻辑关系,因为自由并不惟一地依赖于经济,而是取决于多种条件,除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法律条件、智力条件、道德素质条件、甚至心理条件等等。

将自由的条件划分为几类,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应当重视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由是一整体”的命题:“自由是个整体,任何事情如果减少我们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自由,它也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9〕p.72)自由是一个整体,这个命题的中心在于,人类自由不能被条块分割。

根据“自由是一整体”推论,自由的诸条件之间也存在着密切关系。因而,当自由缺少其中一项条件时,自由可能只能获得部分实现。从目前来看,某一社会完全具备所有这些条件,或完全不具备所有条件,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但是,自由需要施以多少条件才算完备?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楚。另一方面,假设社会完美无缺地具备这些条件,自由是否就能绝对实现,这同样不甚清楚。这首先是因为,自由本身始终处于变动不居和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次,自由的各种条件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协调的,但不一定总是协调,如经济增长与经济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和谐现象说明,目前的自由社会一般来说是不完善的,但不表明自由各项条件之间的关系今后必然也是不能够协调的。

上述描述是一种说明自由本身与整个社会条件复合多样性关系的方法论。根据这一方法论,假定某一社会具备了完善的经济条件,自由是否可能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随之产生?我们看到,在有的社会中,即使相当充分地具备这一条件,仍可能会存在着专制。经济并非自由的充分条件,这是可以想像的。

经济虽非自由的充分条件,但实际上,它却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问题固然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马克思说:“‘解放’是由历史的

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pp.74-75)缺乏相当的经济水平,就不能奢谈解放。换句话说,如果经济达不到适当的要求,自由的存在就难以持久。反之,在自由取得持久成效的社会中,经济发展水平都能在较大程度上维持自由。这一点同时说明,自由的各种条件对自由的重要性,在天平上并不是绝对相等的。经济是自由的前提条件。自由整体中的其他自由,如通常所讲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道德自由和个人行动自由等等,都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它们都不能简单地绕过经济。“思想自由”固然存在,但如费尔巴哈所云:“茅屋中人和皇宫中人之所想是不同的”。“言论自由”固然存在,但如果舌头不听话,就不能发表自由的意见。“精神自由”固然存在,但若停留在纯粹的精神领域中,便毫无社会价值,它只有借助于物质条件或传媒才能体现出来。“纯粹的意志自由”固然存在,但就连黑格尔也认为它是依赖于“内容”的。我们想要实现其他层面上的自由,就不能忽视经济层面。如果人的经济受剥夺,就很难实现上述种种价值,即使偶有实现,也不能长久保持。

指望在无衣无食的社会里实行自由,那是幼稚的想法。相反,饥饿倒是制造独裁的好材料。当然,施以多少经济的剂量,才达到自由所要求的最低标准,这是无法明确规定的,它们随时间、地点、社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基本要求是确定的:人民的生活自由要求人民享有一定的、不断提高的经济福利水平。

目前的经济条件主要体现为货币与财产。货币对自由的意义在于,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货币在一定限度内,能向人们提供一个较为广泛的自由选择范围。所以哈耶克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4〕(p.87)。关于财产,黑格尔曾谈到:“真正的观点在于,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10〕(p.54)。正是财产最先使自由得以具体化。按照黑格尔,人的目的最初仅仅是内在的,但它应该摆脱单纯主观性的缺点;为了不仍然是抽象的,自由意志必须首先给自己以定在,而这种定在最初的感性材料就是事物,即外界的物”〔10〕(p.42)黑格尔所说的“物”,也包括精神的东西:“学问、科学知识、才能等等固然是自由精神所特有的,是精神内在的东西”〔10〕(p.52)。但是精神同样可以通过表达而给它们以外部的定在,而且把它们转让,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归结在物的范畴之内了”〔10〕(p.52)。这是当时的“知识经济”概念。

这里应当注意,钱财是自由实现的重要条件,但不是惟一条件。钱财是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它的对等物。如果把钱财视为目的,它同自由就会发生错位,将会导致自由的反面,成为钱财的奴隶,使人发生“物化”。所以马克思强烈反对“金银上帝”、商品拜物教、资本统治这类现象。

对社会而言,经济条件并非用于少数人。钱财这种手段和工具不同于其他一般手段和工具的地方也正是在于,它不能只为社会一小部分人所拥有和垄断,而应当为社会全体人所拥有。如果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较为贫穷,大部分人较为富裕,这个社会的自由还是可行的。但如果只有少数人富裕,而广大群众贫穷,这个社会中的自由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

任何进步若不带来解放就根本算不上进步,任何解放若不体现在经济方面就不是真正的解放。马克思说,人的解放不是一种词语,不是思想活动,而是由经济促成的:“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p.74)

最后,在全文结束之际,我想再次重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末的著名论断作为结语:“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1〕(pp.925-927)。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C].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2.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C].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上册) [C].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9.
- [4] 哈耶克. 通向奴役的道路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62.
- [5] 阿瑟·刘易斯. 经济增长理论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96.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C].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 [7] 查尔斯·霍顿·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M].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1989.
- [8] 弗里德利·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上册 [M].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97.
- [9] 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斯·弗里德曼. 自由选择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2.
- [10]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79.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C].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2.

[责任编辑 曾建林]

Economy and Freedom

HUANG Ai-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Unlike other studies of freedom , which tend to focus on its ethical , epistem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 this essay discusses its relation to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 three social forms ” , economism is a necessary perio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ts people 's freedom and their choice of freedom in many ways. While economy is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to freedom , it is nevertheless a necessary one.

key words : economy ; economism ; freedom